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從攻安陽杜里擊趙貫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

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

從定三秦賜食邑徐廣曰屬上郡陰徐廣曰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

於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

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舍之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

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

出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

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曰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

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

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所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律謂勒兵而守曰屯二歲為代丞相

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

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

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上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

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首

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

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一人首二

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朝上沛公立為漢王賜

爵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

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

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

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

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菑南徐廣曰今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

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

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

賁郝上音肥下音釋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

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

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

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散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比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歛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緜者脈虔曰蒯音蒯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

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縶為

信武侯戰不以縶為信武侯倉邑三千三百庶高祖十

二年以縶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

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

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殿門不

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縶以壽終謚為貞侯子

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縶子居代侯

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縶子應為鄆侯至元鼎三年居為太

常有罪國除謚康中二年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實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

字天一本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

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縶操

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

傷心者徐廣曰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新蒯成列傳卷第三十八

延平英西新蒯成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

劉敬脫輓輅蘇林曰木橫鹿車前一推之衣其羊裘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

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

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

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

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

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國人多

私治三年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履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附離不以附離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亦能

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搃其吭張日吭張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

弘治三年

卷三十一

孟生元作

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
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
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
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
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
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
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
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
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矜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

欲見短欲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
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擊敬
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
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
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
王信立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
萬陸劭曰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
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

群臣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
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
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
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
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
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
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
亦知不止貢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

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

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

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

南白羊樓煩王張宴曰白羊匈奴國名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

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百

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

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

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

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

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蓋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

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

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黃三

公羊傳曰君親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黃三

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

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

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黃三持此

群盜鼠竊狗盜，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公捕

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

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

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

一龍衣，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

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

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

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

漢王。漢王敗而西，因音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

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
 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
 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
 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
 通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諸生寧
 能闔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張曼曰搃卷也瓚曰拔取曰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
 殺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漢五年已并天
 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
 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節易君君言飲酒爭功醉

稷

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
 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徵魯
 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
 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出念情為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世曰可
 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
 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
 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三州片

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食古吾
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
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
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切騶案如
淳曰置設綿素為習禮處蕞謂以茅
翦社地為纂位春
秋傳曰置茅蕞也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
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隸會十
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
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
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
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
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冏吏以次陳西為東鄉文

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犬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
義曰傳

下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徐廣曰
一作幟傳警引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

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
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表

後入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
抑屈以尊卑次起上

壽觴允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音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

惡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

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

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

臣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
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
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
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
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
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
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
淡翻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

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
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
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叔孫生曰先帝園
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
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者也孝惠為
東朝長樂宮駟案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
之典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
人及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帝昭曰閣道也如淳曰
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
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寢衣冠月出
游高廟高廟漢太祖祭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
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
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

作復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

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令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板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

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誑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劉敬叔孫通列傳卷第三十九

漢書卷三十九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付在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

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

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含匿罪及

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

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

季布許之迺脫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

廣轡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蓋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

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與同食朱家廼乘輅車徐廣曰一馬之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

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

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

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想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

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

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

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比走胡胡南走越耳夫思壯士以

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西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

從容為上言耶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

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

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

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

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吕后不遜吕后大怒召

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

奴中諸將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

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

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

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

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幸較請託金錢與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

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

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

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與大怒待曹丘曹丘至

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

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

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

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

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

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

千里士比日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
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傳曰中
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
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
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
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謂
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
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天下
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藥布者梁人也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數歲彭
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
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
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
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
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臧荼彭越頭於雒陽
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
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
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

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布願曰願一言而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

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

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

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云天下已定彭王

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

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徐廣

死曰小一作消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

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

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當有

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

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

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音嗣為太常

儀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獲

典徐廣曰履一作屨一曰履駟案亦謂也塞旌者數矣可謂壯

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

負其材故受辱而不著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

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

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

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

殺者徐自或作非能勇也其計書無復之取。案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案布列傳第四十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韋盜，徙處安陵。高后

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曾任盎

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

上禮之恭，常自迷之。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

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之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始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

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

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

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

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
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
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兄廷毀我盎遂不謝
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
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鐘
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
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
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
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
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裕連淮南
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法得送袁盎時為中

中即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
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
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
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
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然言至此盎曰
上自寬比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
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
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弟身必布衣猶難之
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受辱遠矣夫諸呂用

必... 年... 二... 益... 生... 危... 作... 馬...

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

墳白大臣共誅諸呂禍福雖有青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

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

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

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蓋曰淮南王

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益其三子皆為王

蓋由此名重朝廷表蓋常弘大體怙慨宦者趙同

侍騎持節夾乘說蓋曰徐廣曰漢書作談字君與一作謀廷辱之使

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表蓋伏車前曰

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

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

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隈表蓋

騎並車墜轡上曰將軍怯邪蓋曰臣聞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乘服處曰自

聖主不乘危而徵幸今陛下騁六駢如厚

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

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表蓋引卻慎夫

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

人坐如傳曰益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張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

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不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

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張晏曰於

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

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

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劫治

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

飲毋苛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

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

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

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

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

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

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

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

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

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釐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言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蓋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盜去盜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素盜授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傳曰百官皆欲誅大夫矣夫言而必求其死夫言而必求其死

素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索隱曰謂有絕吳反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素盜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素盜者素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素盜入見鼂錯在前及盜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素盜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素盜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

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矣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醪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臣不

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

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

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

之欲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去穎

或曰梁騎擊吳楚者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

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

言不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

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

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博戲將軍何自通之盎曰

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

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解

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為諱天下所望者獨季

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

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

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

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袁盎

絕者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

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

金來刺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淳如

曰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

還梁刺密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晶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初曰掌故百錯為人峭直刻深韋昭曰術岸高老文帝時

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

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

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

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贊曰茂

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

言刑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

聽然竒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
素盡諸六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
錯常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卿一作公法令
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勸揚內史
府居太上廟堊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
鑿廟堊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
錯聞之即夜請問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
擅鑿廟堊為明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堊乃堊
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
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

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

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
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
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
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譁多怨公者何
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
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
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
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

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召

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太史公曰：「表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張晏曰：資才也。適，時也。值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也。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表盜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卷

卷四十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

為騎郎

蘇林曰雇錢若世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言五百萬得為常侍

事孝文帝十歲不得

調無所知名釋之曰父守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

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

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甲之母甚

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

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

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

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畱大從旁



列傳四十一

九

史記卷一百二

張廷尉傳第四十二

伐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
 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
 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
 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
 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毀
 此嗇夫謀謀晉灼曰音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
 吏吏爭以亟疾竒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
 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
 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
 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
 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
 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

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請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輶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

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
 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
 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竒釋之拜為中大夫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朝陵居北臨廁

李奇曰霸朝陵北頭廁近霸朝帝登其上以

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水為廁也

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

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使慎夫

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味意慘悽悲懷

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絮凍

其間徐廣曰斲一作錯張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者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

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都後漢曰錮錮也

帝北向故云北山道顧南向故云南山使其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

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墳曰中渭橋兩岸之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

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

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問走

好審詞

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者罰金四兩蹕先人

事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今他馬因不

敢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

於民也且如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

知疑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

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

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

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

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

制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

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正也

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公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

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

杯土張皇曰不欲指也故以取土譬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父之文帝與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

梁相山都侯王恬開余廣曰一作開漢書作啓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

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

則不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

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

會立王生老人曰五口轆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轆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尉

張廷尉使跪結轆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

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

使跪結轆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

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

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執字長公官至大夫免

以不能取客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

著為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是孝簡

事文帝文帝嘗過

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

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母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目曰吾食命監所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

將晉書曰一云官士將驎案晉為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

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代相良

訟如淳曰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

吾將吾豈真愛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

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

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

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最上以胡

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

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

轂曰闡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闡也門中概曰闡寡人制之闡以外者

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

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

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

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

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山百金言重是以北逐單于

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擔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

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

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

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廩假錢五日一推

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所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

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

書下縣移郡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終日力戰斬首伍之符約節也或曰以及簡書故曰尺籍也

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

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

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

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

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

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

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

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益生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二百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此文帝時東陽侯張敖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

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獲度故難之徒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一作廣曰次子慶皆以駢行孝謹徐

日剛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

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

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以歲時為

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

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

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聽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

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慎曰古欣字僮僕訢訢如也

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

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慎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

君家以孝謹聞平郡國雖平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

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

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

親文穎曰郎中令入子舍六稿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諭身自

洗滌徐廣曰諭樂垣短板也音住廁諭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洗滌

臣等曰據前說也音咸豆駟案蘇林曰諭音投貢達解周官職也

謂之齋嘗灼曰止謂反閉小袖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

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

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

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鄉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

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交兄建

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

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

子弟八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丞長

守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

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

書具奏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

四不足一耶度曰作馬字下由而上譴死矣其惶恐其為

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

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

子中最為簡易矣猶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

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

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

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

周坐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

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

越東轉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
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
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
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
死卿減宣罪服虔曰書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
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七萬公
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
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安御史大夫以下
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

丞相罷驚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
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
躡賢者路天子曰倉庫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
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
書讓馮慶其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
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六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
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
為大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
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
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

也如淳曰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

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

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誰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

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

乘參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

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死六

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

者人之所好故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未

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

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賜乃拜綰為河間王

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

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

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弟也

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鄧都治

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

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

朝奏事如職所奉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

天子以為數寡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孫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同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舉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

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其美然獨無柔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

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

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殿監見景帝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漏袷

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漏袷是以得

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期為不潔清以是得

幸景帝入卧内於後宮秘戲仁常在旁至景帝

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

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徒陽

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

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

一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於記書隱自安丘侯詭之庶

子也徐廣曰張詭避於方與孝文時以治刑名言刑

重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

時尊帝為九姓至武帝元朝四年韓安國說詔

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史未嘗言案人專以誠

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且獄事

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

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

大夫祿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言多

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

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君

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長石張叔列傳四十三

甲

長石張叔列傳四十三



